

論文

## VR技术应用于对外文化教学的方法探究

### Research on the method of VR technology applied to foreign culture teaching

张 利红

Zhang Lihong

本文是在厘清文化及文化传播的本质的前提下,提出对外文化教学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并将VR技术作为有效的文化教学和文化传播手段,服务于推进中国故事和中国声音的全球化表达、区域性表达、分众化表达。

关键词: VR技术 对外文化教学 原则与方法

Key words: VR technology foreign culture teaching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teaching

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纵观中外对文化的解读,不乏偏颇和误读之处。在各种“文化创意”不断惊爆的今天,我们充分认识到中外文化观的不同,通过对中西“文化观”的对比和再认识,厘清文化的本质内涵和共同属性,有利于树立起整体文化观及民族文化自信,从而明晰对外文化教学及传播中应持有的态度和准则。

在此基础上,我们在长期的对外文化教学实践中也充分认识到:在新时期新背景下,当前世界疫情依然严峻的形势下,充分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能高效精准地进行文化教学和传播的实施,例如VR(Virtual Reality,即虚拟现实技术)就可以为第二语言学习者提供逼真的语言文化习得环境,其体感交互技术可以使学习者的学习效率大幅提高。

### 1 对文化的再认识

本文首先涉猎的是对“文化”这一概念的界定。据相关研究统计,自爱德华·泰勒至20世纪70年代,关于文化的定义多达250个以上,较近的研究《中西方文化定义综述与评析》(曾贵,2010)提到这一数量已近300。而且特别是东西方对文化的认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按照剑桥大学以马内利学院(Emmanuel College, Cambridge)的前院长库比特(Don Cupitt)(1997)的考证,英文中的“culture”源自拉丁文的动词colo, colere, colui, cultum等词。在拉丁文中,这些词的意思包括栽培、培养、驯养、耕种、照管等等。这些涵义概括起来就是,通过人工劳作,驯化和培养自然界的野生动植物,使之成为符合人类需要的品种。因此,库比特认为,从一开始“culture”就意指被(人所)熟识(familiarized)、驯化和培育过的世界的镜像。用古罗马法学家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的话来说,“culture”意指“第二自然”。由此也可以看出,在西方人的语思语境中“culture”源自自然,又区别于自然,人化自然或自然的人化均可被视作为“culture”。后来,在西方人对“culture”一词实际使用中,它的涵义不断扩展,包括个人技能、人格、品德、人际间关系以及艺术、科学等。尽管如此,“culture”一词本来所含蕴的人对自然的照料和驯化的意思,仍然还存留在这个词的西方现代语义之中;据专家考证,“文化”是中国语言系统中古已有之的词汇。“文”的本义,指各色交错的纹理。最早见于《易·系辞下》载:“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称:“五色成文而不乱”,“化”,本义为改易、生成、造化,如《庄子·逍遥游》:“化而为鸟,其名曰鹏。”“文”与“化”并联使用始于西汉以后。因此,在汉语系统中,“文化”的本义就是“以文教化”,它表示对人的性情的陶冶,品德的教养,本属精神领域之范畴。

对于众多的文化定义,很多相关研究对其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类研究。其中尤以美国著名文化人类学

专家克罗伯 (A. L. Kroeber)和克拉克洪(D. Kluekhohn)的《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一书最为经典。在该书中,作者对众多的文化定义进行了不同角度的分类,一种是定义方式上的分类分为6种,一种是学科角度的分类分为9类。不论哪一种分类我们认为都是尽量考虑到了在分类上回避主观的干扰,不失为一种公允的研究方法,有益于我们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再次考量各种文化定义的价值。

梳理过历史上的文化定义之后,我们发现,尽管文化的定义数量众多,即便不同定义间不乏取长补短的例子,但遗留的问题也同样很多。文化到底是什么?这要求我们探求文化的本质,本文认为,泰勒的文化观念中合理的成分最具价值:“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道德、风俗和作为社会成员的人通过学习而获得的任何其他能力和习惯”<sup>[1]</sup>。在这里最核心的思想是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这里的整体不是部分的叠加,真正的整体应该是“整体不仅大于部分之和,而且优于部分”<sup>[2]</sup>。事实上,泰勒的整体观在本质上与20世纪以来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卡西尔文化哲学观是一致的,应该说卡西尔才是泰勒文化本质的真正继承者。在我们分析的许多文化定义中,其实不乏谈及文化是一个整体的例子,但是他们的整体是一种作为部分之和的整体。其间的区别在于,他们的整体是由一个个割裂的部分构成的,而泰勒和卡西尔的整体则是各部分联动的复合体,是一种单纯考察任何一个部分都无法得到真实情况的整体。当我们探讨西方艺术的真实时,离开了历史、离开了宗教、以及伦理道德、风俗习惯是无法回答西方艺术为何如此的,同样的事实,那些脱离了中国的去谈东方艺术,脱离了儒家礼教去考察中国的封建制度都是徒劳的。整体论的合理之处就在于它真实地反映了文化各种形态之间的关系本质,为文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方法论基础。那么,文化如此,自然也是如此,世界也不能例外,文化成为哲学的基本研究对象也就不难理解,而文化的整体观也就成了文化哲学的理论基石。从这一逻辑出发,我们看到研究文化不再是一个人类学、文化学、社会学的概念,而上升到了哲学层面。

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其存在的价值又在哪里呢?其实,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在泰勒的观点里我们是能够找到线索的。它们就蕴涵在人类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伦理道德、风俗、能力和习惯的形成过程中,其中的共通之处就是文化存在的价值,而这种共通之处就是人类如何看待世界。当人类发现水不仅可以用来饮用,还可以用来清洗污渍,还可以分解为氢气与氧气,于是就产生了知识体系;当人们恐惧死亡,又无法抗拒死亡时,人们认为生命是由神来主宰的,于是就形成了宗教信仰;当人类体验到了自然之美,继而将这种美的体验作用于人类自身以融入世界时,艺术便诞生了。凡此种种,无不是人类通过自身对世界的长期观察和体验形成的一种态度。于是我们获得了文化存在的价值,那就是一种人类看待世界的态度。这种态度应该是人类经过长期实践或体验积累而成的看待世界的一种总的态度,是全人类共享之财富,这种态度会因为符合世界的真实而得到传承,也会因为与世界的真实不符而改变。它没有高低与优劣之分,只有能否得到传承的问题。

## 2 对外文化教学的原则

对待文化传承,我们既要树立正确的整体文化观,也要寻求科学有效的传播途径。具体到对外文化教学中的区域化、分众化精准传播,首先应遵循以下几项原则:

### 2-1 注重文化的整体性

文化一经形成,便是以一种整体的姿态在发挥着应有的作用,这就意味着从文化的单一形态或某一个侧面去认识一种文化必然是片面的,对于秉承这一文化的人群的行为、习惯等难免产生误解。我们曾无数次看到西方人对中国人宴请时“铺张”的恣意批评,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其中也有合理成分,但是更多的还是一种片面的认识,归根到底是对中国饮食文化、礼仪文化乃至情感表达习惯等等文化体系缺乏认识造成的。

### 2-2 注重文化的民族性和区域性

文化是多样复杂的,既有民族的因素,也有地域的因素,更有文化形态的因素,不同民族往往拥有不

[1][英]A.泰勒,连树声译.原始文化[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页.

[2]王志德.卡西尔文化哲学整体观[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第3页.

同的风俗,不同的习惯,不同的思维方式等等,同时不同区域因为自然环境的客观差异也导致不同文化的出现。从复杂环境看,文化的这一特征也表现为,同一区域内因为民族的差异,存在不同的文化特征,反之,不同区域之间因为同属一个民族也秉承着相同的文化特征。在中国这一广大的领土范围内,文化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在共同遵循着同一文化,同时在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的各民族又传承着各自的文化,我们再放眼全球,遍布世界各地的“唐人街”无一不是中国文化的缩影。

## 2-2 坚持文化的符号性

有人总结符号及文化对人类的重要性时曾经说过,“人是符号的动物,人是文化的动物”。从文化定义的整理中,我们已经看到,关注符号对于人类及其文化的意义的不乏其人,“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是人类生活中最富于代表性的特征,并且人类文化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于这些条件”<sup>[3]</sup>,但是将符号置于如此重要地位的,卡西尔恐怕是第一人了。至于符号是如何在文化中扮演角色的,戴昭铭先生有经典的阐释“在人类的文化创造中,人类不断把对世界的认识、对事物和现象的意义和价值的理解赋予一定的具体可感的形式或行为方式,从而使这些特定的形式或行为方式产生一定的象征意义,构成文化符号”<sup>[4]</sup>。

事实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文化符号无处不在,只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地忘记了关注与思考。如果说刀叉只是一种用餐工具的话,中国人的筷子就没那么简单了。因为它是一种文化意义浓郁的符号,筷子的长度定制为七寸六分,这种长度上的定制是人类七情六欲的象征,筷子分两支意味着阴阳乾坤,至于使用筷子的行为也是一种文化符号,它在时刻告诫我们,人的七情六欲不能恣意释放,要有所控制,筷子的使用方法的设计更是融入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知,阴阳之相对犹如天地之配合,阴阳俱动则乱,于是两根筷子同时动作我们夹食的目标就无法获取,阳动阴不动则稳,于是一根筷子围着另一根筷子动,食物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不仅小小的筷子如此,在我们身边所有称得上“物质文化”的人类作品无不如此。

## 3 VR 技术在对外文化教学和文化传播的应用

下面,我们再谈谈对外文化教学中可采用的有效方法和手段。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时代背景下,特别是在当前世界疫情依然严峻的形势下,文化教学及传播方式更要借助互联网进一步拓展和开发。

VR 技术在中国教育领域的应用仍处于起步阶段。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系是最早研究 VR 技术的权威单位之一,但也只停留在技术研究层面,并没有涉及教育领域。直至 2016 年,VR 技术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展示在世人面前。国内的 VR 技术公司与多家中职院校达成的合作协议,多是汽车维修、实验操作等方面的 VR 实训室构建,普及度不高。

在对外汉语教学方面,仇鑫奕(2006)阐述了虚拟现实技术在语音、词汇、语法和日常口语方面应用的可行性及建议,但其所针对的汉语口语 VR 教学研究只是针对日常口语教学,没有涉及经贸、中级、高级汉语口语等方面,也没有具体的教学设计方案;范士秋庄、李馨逸(2017)阐述了 VR 技术应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可行性以及 VR 教学模式与远程网络技术教学的关系;蔡晓芳(2017)将 VR 技术与其他新媒体技术并列,介绍了 VR 建设现状和运用于对外汉语教学的案例;赵晶晶(2015)以虚拟现实教育平台“第二人生”为例,阐述虚拟现实教学的特点、优势、局限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角色定位。

然而,VR 技术应用于对外文化教学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基于对外文化教学的广泛性、复杂性和体验性等特点,将 VR 应用于文化因素的导入、文化活动的实施、文化体验的互动等方面都具有多方面的优势,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 感知性

所谓感知性,是指学习者佩戴 VR 眼镜设备后,通过虚拟现实的引领,能感觉自己是在另一个世界中展现现实世界中不能完成或难以完成的行动,比如一节课或一场活动中就能游览中国的名山大川。

### (2) 沉浸感

所谓沉浸感,是让学习者身临其境,完全沉浸在模拟真实的空间中,因其静而静,因其动而动,因其变化而变化,这样就与逼真的虚拟世界浑然一体,进入到一种沉浸式的自然习得,有利于对陌生的目的语

[3]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35页.

[4]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年.第21页.

文化氛围的适应与融合。

### (3) 交互性

所谓交互性,是指学习者所体验的并不仅仅是视觉,还有触觉、听觉,视觉、触觉和听觉交互作用,完成虚拟现实中的行动,这就大大增强了文化课的体验性和可接受程度;

### (4) 真实性

所谓真实性,是指VR技术在虚拟世界里加入的都是现实世界的场景和事物,让学习者产生逼真的感觉,不仅达到最佳的视觉效果,更能最大程度地还原真实自然的交际环境和社会场景,为文化教学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提供不但真实,而且可亲、可近、可爱的渠道。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观念的不断更新,VR教学模式在理论方面会进一步发展情境式和沉浸式教学理念,扩大两种教学法的理论发展区间。利用VR技术不但能够突破时空的阻隔,创新性地缩短教程,更能激发学生学习和接受中华文化的主观能动性,使原本枯燥的语言技能和文化知识发展成视觉化训练和体感交互式训练,真正实现以学习者为主体的教学理念,从而助力中华文化的全球化表达。

## 参考文献

- [1]泰勒,连树声译.原始文化[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2]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 [3]王志德.卡西尔文化哲学整体观[M].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
- [4]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 [5]郭锦桴.汉语与中国传统文化(修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 [6]蒋朝莉.提升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力的策略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12).
- [7]魏萍, Dusadee Ayuwat.汉语教学与汉文化传播课程一体化研究[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3).
- [8]梁宗华.汉字的文化功能及对汉文化传播的意义[J].东方论坛,2001(3).
- [9]宋海燕.汉语国际推广战略下的文化认同与中华文化传播[J].中州学刊,2015(11).
- [10]仇鑫奕.虚拟现实技术支持下的对外汉语教学模式[J].外语电化教学,2006(1).
- [11]范士秋庄,李馨逸.VR技术与远程网络技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应用的对比研究[J].山西青年,2017(17).
- [12]蔡晓芳.新媒体平台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运用研究[D].伊犁:伊犁师范学院,2017.
- [13]赵晶晶.虚拟现实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应用——以“第二人生”为例[D].济南:山东大学,2015.
- [14]Kramsh Claire. Context and Culture in Language Teaching[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 [15]Guirdham M. Communicating across culture[M].Houndmills:Macmillan Business,1999.
- [16]Hong Yingyi,Chiu Chiyue. Toward a paradigm shift: From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in social cognition to social-cognitivemediation of cultural differences[J].Social Cognition,2001,19(3).

注

张利红系黑龙江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教授。

本文系黑龙江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VR技术应用于中华武术文化对俄传播模式研究》(项目号:2021B010)、黑龙江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2年度重点项目《基于汉语词语文化特征的对俄汉语教学及文化传播研究》(项目号:GJB1422043)、黑龙江大学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留学生汉语综合课成绩测试与评估体系建设研究(项目号:2020C25)”系列研究成果。